



儋州中和桃榔庵遗址上重建的「宾燕亭」。南宋昌化军知军陈适曾在此与胡铨欣赏北宋贬谪儋州的折彦质的墨宝。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元才 摄

名家笔下的冬日情怀

■ 刘小兵

名家笔下，冬日总是一幅幅细腻而温润的画卷。他们或借雪景抒怀，或以炉火寄情，将冬日的清冷与温暖交织成独特的文学意境。

鲁迅的冬日，是绍兴水乡的静谧与深沉，常带着江南特有的湿冷与诗意。在《故乡》中，他写道：“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这萧索的冬日景象，与少年闰土月下刺猹的鲜活记忆形成鲜明对比，暗含对旧社会农村凋敝的感慨。鲁迅的冬日情怀，是冷峻的批判与温暖的回忆交织，他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回忆雪地捕鸟的趣事，虽未直接描写冬日，却通过“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的细节，让读者感受到冬日里孩童的活泼与生机。这种怀旧之情，在冬日里显得尤为深刻，仿佛寒风中的炉火，温暖而明亮。

老舍的冬日，是北京胡同里的烟火气。他笔下的冬天，总带着一股子热闹劲儿。在《北平的冬天》中，他写道：“北平的冬天，冷是够冷的，但北平的空气干燥，冷得干脆。”这种干脆的冷，反而让北平的冬天有了别样的韵味。老舍喜欢在冬日里逛庙会，看糖葫芦、吹糖人，这些市井景象，在他笔下显得生动而亲切。他的冬日情怀，是市井生活的热辣与幽默，仿佛冬日里的阳光，虽不炽热，却足以驱散寒冷。老舍的文字，总让人想起冬日里的一碗热汤，暖心又暖胃。

丰子恺的冬日，是江南水乡的闲适与诗意。他笔下的冬天，常带着一种淡淡的禅意。在《新》中，他写道：“冬日的阳光，像一位温和的老人，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世界的变化。”这种闲适的生活态度，让他的冬日情怀显得格外悠然。丰子恺喜欢在冬日里画雪景，那皑皑的白雪，在他笔下化作一幅幅水墨画，清冷中透着温暖。他的冬日情怀，是文人的雅致与生活的诗意，仿佛冬日里的一杯清茶，淡雅而清香。

汪曾祺的冬日，是西南联大时期的青春与昂扬。他笔下的冬天，常带着一种青春的朝气。在《跑警报》中，他回忆联大冬天的情景：“警报一响，大家就放下书本，往郊外跑。跑警报时，总有人带着书，一边跑一边看。”这种在寒冷中依然保持的乐观与活力，让联大的冬天显得格外生动。汪曾祺喜欢在冬日里与同学们一起烤火、聊天，这些场景，在他笔下显得温馨而有趣。他的冬日情怀，是青春的激情与生活的乐趣，仿佛冬日里的一把火，热烈而明亮。

梁实秋的冬日，是北平的雅致与温情。他笔下的冬天，常带着一种文人的闲适。在《北平年景》中，他写道：“冬至饺子夏至面，这是北平人过冬的规矩。冬至那天，家家户户都要包饺子，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这种对传统节日的细腻描写，让北平的冬天显得格外迷人。梁实秋喜欢在冬日里与朋友们一起围炉夜话，谈天说地，这些场景，在他笔下显得温馨而有趣。他的冬日情怀，是文人的雅致与生活的温情，仿佛冬日里的一杯热酒，醇厚而暖心。

冬日情怀，在名家笔下，是多种多样的。鲁迅的冷峻与怀旧，老舍的市井与幽默，丰子恺的闲适与诗意，汪曾祺的青春与活力，梁实秋的雅致与温情，共同构成了冬日文学的丰富画卷。这些情怀，或深或浅，或浓或淡，却都让人感受到冬日的独特魅力。

冬日，虽冷，却因这些情怀而温暖；虽寒，却因这些文字而生动。在寒冷的冬日里，读一读这些名家的文字，仿佛能感受到一股暖流，从心底涌起，驱散冬日的严寒。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

南宋昌化军知军陈适治郡有方结清流

■ 韩国强

关爱民生，劝敌解围城

海南自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始置珠崖、儋耳二郡。儋耳“其民数犯吏禁，率数年一反。自元封元年为郡，至始元元年，二十余年凡六反”，“神爵、甘露、初元之间，诸县更叛，又弃朱崖，则儋耳亦弃矣”“厥后马伏波平海南，于是复郡置，至唐析为五郡”（胡铨《儋州继美堂记》）。儋耳由置而弃又复置，令人生出“自古难治”的感叹。但是，陈适任职后，郡却大治。

陈适，字逢时，祖籍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临川区），昌化军前知军陈中孚之长子。

南宋绍兴年间（大约1148年前），陈适任临高县尉时，王高叛乱，围郡城（今儋州中和）。面对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陈适独自骑马前往敌营，谕以祸福，使王高投降，保了郡城。

王高何许人？缘何造反叛乱？史书没有明记。民国《临高县志》只有简略的记载：“王高反，围昌化军，势甚急。适单骑往谕，高遂解围去。”民国《儋县志》也有类似的记载。陈适站在民生的立场上，不顾个人的安危，孤身闯入敌营，不费一兵一卒便化解危机，令人想起韩愈于唐长庚二年（822年）孤身前往镇州，劝叛将王庭凑解除深州之围，赶走牛元翼化解危机的壮举。陈适因此获得代理全郡事务之任。

绍兴十八年（1148年），陈适再次被朝廷升任为昌化军知军。

敬仰东坡，修葺载酒堂

载酒堂是东坡谪居儋州时以文会友，传播中原文化的重要场所。

载酒堂于元符元年（1098年）为昌化军军使张中所建。苏东坡《和陶始春怀古田舍二首》记叙张中创建载酒堂的经过。载酒堂经历50多年的风吹雨打，陈适到任时已衰败。

载酒堂的建设史，志书没有南宋修复载酒堂的记载。幸有南宋名臣胡铨《儋州继美堂记》，记下了陈适修葺载酒堂的史实。

《儋州继美堂记》云：“绍兴戊辰，临川陈公以天子命莅兹土，不鄙夷其民，修学校礼乐以示之，孝行于家，化行于庭，而氓獠自格于海山千里之外。乃以余力葺东坡酒堂，且绘坡老像，使人有所矜式。”

从《儋州继美堂记》可以看出陈适对东坡十分敬仰：一是“以余力葺东坡酒堂”；二是绘坡老像，使人有所矜式（绘制苏东坡画像，让人们有可以效仿的榜样）。

由此可见，陈适是有文献明确记载南宋重修载酒堂的第一人。

陈适对东坡的敬仰不止于此。他疏浚东坡故居桃榔庵旁的清水池，扩大池面并建宾燕堂，供民众游憩、文人雅集。

李光有诗《海南气候与中州异，群花皆早发，至春时已尽，独荷花自三四月开，至穷腊与梅菊相接，虽花头小而香色可爱。顷岁苏端明谪居此郡，尝和渊明诗》记其事，只可惜陈适没有翰墨留下。

重视文化，迁当地儒学

儋州儒学（孔庙）始建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绍兴间，“旧学卑陋，下邳民居，频年以来，士气不振”（李光《昌化军儒学记》），因此“知军陈适以殿学卑陋，士气寡陋，迁城之东南”（张子弘《重修州学记》）。此二文记述了陈适迁建昌化军儒学的缘由。

陈适到昌化军任职后，“不鄙夷其民，修学校礼乐以示之。”（胡铨《儋州继美堂记》）鉴于儒学的环境不适应教育的发展，陈适决定搬迁旧儒学，“四乡之士莫不奔走就事。富者乐于出财，贫者乐于出力”。

新的儒学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春天破土动工，落成于第二年冬天。李光描述了新

儒学的新气象：“宫殿益隆；获古像于名家，而庙貌增焕。华冠象佩之容，远稽于邹鲁；群贤列坐之次，取法于上庠。御书有阁，讲筵有堂，斋祭有室，什物有库。诵读之舍，列于两庑，宾客之位，附近三门。”陈适庆祝新儒学落成，与儋州宿儒王霄请参加庆祝活动的李光撰文，李光抱病写下了《昌化军儒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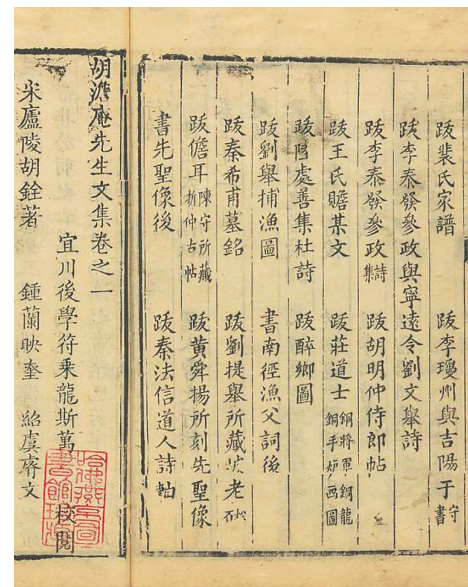
在李光笔下，陈适搬迁儒学，促进了昌化军教育的发展，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教化兴，风俗美”，“学者彬彬，不殊闽浙。异时长材秀民，业精行成，登危科，膺臚士者，踵踵而出”。

李光还作诗抒怀：“尼父道行千载后，坐令南海变东周……”

爱惜人才，与群贤交游

陈适任职期间，礼待迁客，与当地的宿儒也往来密切。

李光于绍兴二十年（1150年）移昌化军安



绘图征题咏 敬题前贤迹

■ 李思彤

的声望和感召力。

群英荟萃：清末民初琼山文化版图的核心构成

此次题咏的参与者主要是琼山籍文人，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琼山文化发达，是海南岛经济与文化发展最早的县份之一，清代末期琼山亦处于传统文化的核心层，人才辈出，精英荟萃；

二是明清时期琼山地区大量进行书院建设，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官府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为琼山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三是琼山作为中原移民聚居的主要地方之一，宗族林立，“以陈、吴、张、李、林为最，皆于唐、宋间由闽迁居”，攀丹唐氏亦是如此。世家大族对家风传承、人才培养的重视，使琼山文化绵延传承，生生不息。在如此良好的风气下，许多文人团体也应运而生，成员身份多样，在地缘、亲缘、学缘的多重认同下，同声相

应，对于推动琼山乃至整个海南文化的发展，都有重要作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题咏的诸多人员此前曾一同参与《民国琼山志》的续修工作，嗣后，他们又参与了《十二图咏》，见证了海南琼山近代文化史上的两大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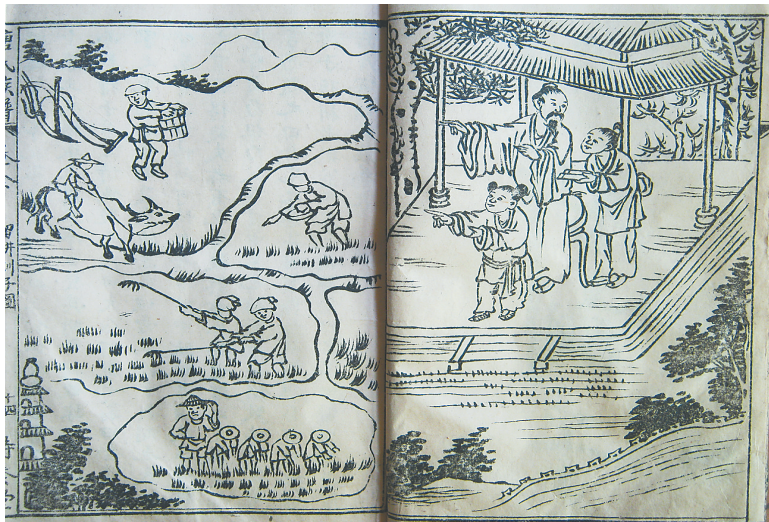
经世致用：兴学育才与实业济世的身份转变

清末民初，参与《十二图咏》的这些士绅面对世事巨变，并没有因循守旧，而是积极致力于本土的教育变革。如举人杨庆蟾，曾任琼崖中学校、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教员；优贡王国宪，曾任精舍书院掌教，后编印多部海南文献；拔贡王光谟，任采芹，取得功名后，一直在乡村执教。他们实现了从传统士绅向近代教育先驱的转变，并将兴学与育才视为延续地方文脉、启迪民智的基本措施，推动琼崖教育走向近代化。

随着实业救国的兴起，一些传统的士绅也开始涉足工商业。王绪祺成为这个时期海口商界凸现的领军人物之一，成为“海南行”的主持人，“永泰和”商号的股东之一。吴为熙也是当时有名的绅商，在经商之余仍不忘回馈乡梓，曾与王国宪等劝捐移建郡城爱生医院，推动了近代海南的地方建设。

《十二图咏》不仅仅呈现了攀丹唐氏的家族历史，也见证了近代海南文教界的一大盛事。

海口攀丹唐氏族谱《十二图咏》中的《留耕训子》图。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耿 翻拍



一呼百应：清末民初海南文化圈的集中亮相

为《十二图咏》题诗的名人有三十余位，除去谢少敏、陈士徽、林靖、陈麟四位宋明时期的古人，其余均为清末民初的名流，如枯世昭、王国宪、杨庆蟾、丁苑琼、黄观治、王光谟、任采芹、曾晖春、王教、冯先标等人，他们大多在清末取得了旧式功名，辛亥以后又吸收了新思想，在地方志书编纂、文物古迹保护、琼州文化教育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是当时海南政教界的重要人物。

一部图咏，能够荟萃如此多的时贤，一方面是因为“攀丹唐氏”是积淀数百年的书香世家，在海南影响深远；另一方面离不开王国宪的发起与呼吁。王国宪作为海南地方文化传承的核心人物，与本土士绅交往密切，有较高